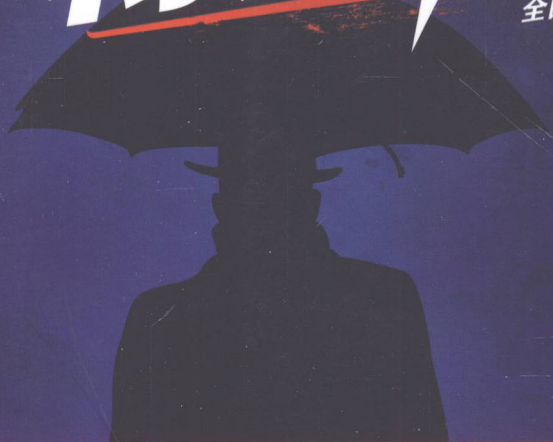


2011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

# 特殊任务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2011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

# 特殊任务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殊任务 /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11

(2011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ISBN 978 - 7 - 5014 - 5067 - 1

I. ①特… II. ①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954 号

特殊任务

全国公安文联 选编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9.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67 - 1

定 价: 32.00 元

---

网 址: [www.qzcbbs.com](http://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qzcbbs@sohu.com](mailto:qzcbb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公安部于2011年12月28日向全国公安机关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公通字〔2011〕55号），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新的视角认识公安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新的姿态担当起公安文化建设的重大责任，以新的思路和举措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在“工作措施”部分，明确要求推出更多公安题材优秀文学作品，出版“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本书入选作品，代表2011年度我国公安文学创作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

文学、诗歌、散文等体裁中的最高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具有突出特色，是奉献给广大关心和热爱公安文学读者的精神大餐。

这是中国公安文坛第一次主办的全国性年度公安文学作品精选的征集编选活动。

本次活动由全国公安文联主办，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公安部宣传局、人民公安报社、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文学编辑、出版专家和全国各地公安文联、公安政工宣传部门领导的有力协助，以及群众出版社、《人民公安报》、《啄木鸟》、《现代世界警察》、《小说选刊》、《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羊城晚报》、《山花》、《芳草小说月刊》、《南方法制报》等数十家全国各地报刊媒体、出版单位的积极配合。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2011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编委会办公室

2012 年 7 月 23 日

# 目 录

|               |     |
|---------------|-----|
| 八月之旅 / 纪富强    | 1   |
| 特殊任务 / 李玉娇    | 56  |
| 幸福大道谋杀案 / 董 刚 | 93  |
| 枯叶蝶 / 魏 人     | 136 |
| 老羊皮 / 海 桀     | 204 |
| 警花柳米拉 / 葛 波   | 249 |

## 八月之旅

纪富强

### 1

一进八月，夜晚的乡村就不再是乡村了，而像一场地地道道的梦。它阒寂、黏稠、芳香、甜腥、凉沁。甚至，还带着那么一点儿落寞和委屈、失落与怅惘。所以，人在八月的乡下夜晚，很容易感伤。

事实上，在薛庄这块猪尿脬大的偏僻地方，尤其又在旧历十五的月圆之夜，当整个村庄和那些沟沟坎坎、草木庄稼，都被笼罩在一种安详的朦胧中时，那种泼溅得满山遍野都是的露光，又倒当真显现出了几分豪气和自鸣得意。

整个大地、长空、水泽，都安静下来了。像

死，那么干净彻底。又像一场荒废的运动，久远又暗藏深不可测的背景。此时此刻，这种空静显得如此巨大而不切实际，无边无沿又冰凉彻底。漆黑的夜风随处流淌，让人在动和静之间一时很难寻找到平衡，让多愁善感的人如中蛊一般，在动静相宜的八月乡村之夜，陷入前所未有的迷失与彷徨。

远处，薛庆山与薛庆川坐在一块茎叶缠绕的地瓜堰下，点了烟，吁吁抽着，眼睛一直望向山梁下的红旗水库。近处，蚰蚰儿的嘶鸣愈发频密，像雨、像泉，此消彼长，不绝于耳。而山下对岸的狗吠，俨然隐隐未灭的灯火，柔弱而飘曳，绵长又空洞。伴随着月影的摇移，山坡间几棵老树上的大鸟突然腾空而去，未能充分打开的翅膀在夜色里发出扑扑的迟钝的折叠声。

夜，更凉了。

薛庆山远远弹掉最后一个烟头，歪头再向薛庆川要烟，薛庆川无奈地晃晃空烟盒。

薛庆山问：“这么快就没了？很久没在坡里头坐坐了，那就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薛庆川附和：“是啊，农村就是你们城里的免费氧吧，还没有噪音！”

薛庆山说：“不过我发现，空气越好，越是安静，我心里就越是毛糙，越静不下来。”

薛庆川笑：“这么说你也有心火？你不是咱薛家庄的‘大隐’嘛！”

薛庆山说：“‘大隐’？你就少埋汰我吧，我抽烟倒是有瘾！”

薛庆川说：“谁叫你在城里当狗？你说咱兄弟中现在谁有你威风？”

薛庆山说：“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儿！现在可不是咱们当年光腚尿泥巴的时候了，你就是仁也打不过我，可别再狗啊狗的叫唤我！”

薛庆川说：“嘿嘿，叫惯了，不好改。其实当警察不就是当狗吗？这还真不是骂人的话。狗就是看家护院的，只是有好坏之分。



守好了国家的门，看好了百姓的家，那就是好警察，真公安！要只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徇私舞弊、执法不公，那不是还不如狗？”

薛庆山说：“话是有理，但我就是不愿意听，你小子好歹也是人民教师，说话要文明，更要凭良心！你说我干了十几年警察，有没有叫咱兄弟们看不起、指着脊梁骨骂？前年水库下头小噶庄那案子，你说我办得怎么样？全县有几个不知道的？那个抢劫的该不该抓？”

薛庆川说：“那案子确实给咱兄弟扬了脸。你不是还拿了两百块奖金吗？”

薛庆山说：“我一条老命还差点儿搭在那儿呢！现在腰伤还没好，不信你摸摸？”

薛庆川腾地站起来，说：“走吧走吧，摸啥啊？又不是大闺女！明天还得办正事儿呢。波子考上大学，咱薛家祖坟总算也冒青烟了！走走，天短露水重！”

薛庆山说：“你倒拉我一把啊，晚上睡觉时灵醒点儿，给我看好驴！”

薛庆川一把把薛庆山拉起来，“不就一辆破桑塔纳 2000 吗？丢了破驴早换宝马！除非，你让我开上一个月——上趟学校也行！”

薛庆山走在前头，正打着哈欠却“扑哧”笑开了。“给你开？你有证吗？那年忘了是谁把摩托车都骑到了坡下的水沟里！哈哈……要不是这辆破 2000 坏了没修，局里能叫我开回来？我这是自己修的车、加的油，你以为干警察那么容易腐败？”

薛庆川说：“我不管，给你看车行，这次回来算是你给大哥面子，等明年我闺女也考出去了，你还得开回来，先上乡中学接上我，再去送你侄女！”

薛庆山说：“这个好办！实在不行我给你租一辆，兴许能换辆 3000 呢！”

两个人慢慢悠悠走在夜的后半段，山坡里留下的话音都湿漉漉的。

## 2

薛庆山是从城里回来贺喜的。

薛庆山兄弟姊妹五个，两个大哥两个妹妹都在薛家庄种果树当农民，就他一个人当兵转业成了警察，把家也安在了县城。现在侄儿侄女们都已成人，尤其今年大哥薛庆林的独苗儿薛波还考上了省里的大学！虽然练的是体育，分数不高，但毕竟是本科！这在薛家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用薛庆川的话来说，薛家庄的祖坟总算也冒青烟了！

薛庆川是薛庆山的堂兄弟，在乡中学当语文和化学老师，大凡薛家庄有个红白喜事从来都落不下他，可他唯独跟薛庆山最贴乎。没办法，两人从小一块儿光腚长大的！

这天薛家庄有头有脸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就是下河、悬窝、小刘庄等几个水库下游村庄的亲戚也都来了。老老少少，喧喧嚷嚷，来就是为了捧场，七八十个人整个把薛庆林的老宅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薛庆林早在三天前就从下河薛波姥娘家牵来了五只山羊，个个彪肥体壮，能破一百六十斤！老宅院里也支起了三口大铁锅，还有一口为了省地方，直接就架在了大门外的杏树上。农村就不缺柴，眼瞅着请来的几个年轻人麻利地杀好羊，剥掉皮，掏好脏，煮开了水，丢到锅里一滚，热腾腾的羊肉香眨眼便串满了整个村子。

说实话，薛庆山特别喜欢农村里的这种场面。这场面总给人一种贴心贴肺的欢喜感。热闹是欢喜的热闹，喧腾是喜庆的喧腾，就算是吵嚷些也是能忍的，人气嘛！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老妇人一边帮忙收拾，一边打招呼寒暄，脸上的皱纹铺展得赛过野菊花；男人们打打扑克杀盘象棋，吹牛拉呱喝着大叶茶，既放松又舒坦！而小孩儿就更是有了难得的撒野机会，蹦高的，蹿跳的，藏猫的，哇哇大哭的，一步不离大人后襟的，偷吃半生不熟菜肴的，乱成一片，热闹至极。

而薛庆山每一次坐在人群里，都几乎是唯一的焦点。

薛庆山是个警察。

警察是干吗的？那是和平年月唯一可以持枪工作在生死存亡第一线的人。这种人在外人的眼里总有些神秘，总有些威望，总有些形形色色、精彩绝伦的故事。

而薛庆山恰好就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警察。从警近十余年，他亲身经历的、擦肩而过的、道听途说的新闻故事传说那太多了。有一箩筐？还装不完，恐怕得有一火车皮。

在薛家庄，听庆山讲抓犯人的故事早就是多年来的一大享受。这一次，庆山身边大人小孩儿甚至老人又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庆山哪会让他们失望？闻着大锅全羊的香味儿，他讲了一个又一个，一个比一个生猛，一个比一个出彩，人群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来！

薛庆山说着说着，话题情不自禁又拐到前年在小噶庄亲手抓获抢劫犯刘秃子的事上来。关键这事人们爱听，他也愿意讲，讲得还很有悬念。就在他右腰那儿还有块碗大的疤呢，关键时候还能揭起衬衣来吓唬一下小孩子！

薛庆山讲这事之前一歪头，看见薛波正在杏树下的大铁锅旁忙着添柴，热得满头大汗。薛庆山赶忙招呼他说：

“波子，勤快上了？过来过来！”

薛波问：“啥事儿，三叔？”

薛庆山说：“来听你三叔拉呱！今天不用你干，让别人烧火！”

薛波说：“没事儿，反正也是闲着！你讲吧，我能听得见。”

薛庆山说：“那可不行，要听故事必须全神贯注，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冒的，我还不给他讲来！对我不尊重！”

这时人群里有半大孩子的声响冒出来：“波子昨晚又看通宵了！”

接着，人群哄地就是一阵大笑。

薛庆山好奇地问：“什么好节目看通宵？不要眼睛了？又是些帅哥靓妹的言情片？啥意思？！”

薛波低着头只顾往锅底下添柴，红着脸没说话。

薛庆山的倔劲儿上来了，说：“波子，你快过来！不过来我不讲了！”

人群里有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波子，你三叔破案故事里头也有大闺女！”人群里又是一阵嬉笑。

薛波终于慢慢地走近来。

薛庆山说：“这就对了嘛，今天谁稀罕你烧火？你不烧别人还吃不上羊肉了？好好出去学本事，将来别做蠢种！有的是大姑娘跟在咱屁股后头追！”

众人又哄笑起来。薛波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里。

薛庆山哈哈笑着说：“波子别害臊，谁都有长大那一天，人一成熟，往后的日子才大有嚼头……”

薛波低着头，害羞地笑着。不知从何时起，也许是高中后期的压力过大，薛波就开始喜欢发愣，常常走神，话不多说，对谁都爱答不理，尤其是对不熟的外人，更是基本不搭腔。他父亲薛庆林曾骂他：越长越瞎，越长越出息成了个大闺女！

薛庆山让薛波坐在自己跟前，音调上稍稍做了些收敛。似乎因为薛波的羞赧，或者说出于严肃重视，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加浑厚沉实。

薛庆山说：“大家都还记得吧，前年冬天，坡里的石头都冻裂了罅，人人骑着摩托车直接从红旗水库上过，我带三个人奉命来到了小噶庄……”

### 3

开宴的时候，已经远远过了正午。

薛庆山讲得口干舌燥，肚子也饿了，才见几个帮忙的半大闺女依次往各桌上摆茶具、添碗筷、烫白酒。

因为是薛波的三叔，薛庆山一时还不能坐，他得忙活着和大哥薛庆林、二哥薛庆河敬酒。这也是村里的老规矩。众亲戚大老远地

来了，不敬酒哪能说得过去？就是桌前的小孩子们都手端小茶杯，倒满了橘子汁等着吃敬呢。谁来谁是客，谁来谁是喜，敬酒先由薛波敬，感谢众乡亲的爱护和栽培！

这敬酒不是一声令下众人简单一端就了事了的，要轮流一桌一桌地敬，一个人一个人地端。直累得薛波满头冒汗。

然后才轮到薛庆山弟兄三个敬酒。

这时候，羊肉宴正是最丰盛的时候，众人已经吃得胃口大开。薛庆山三兄弟一到桌子前，大人小孩儿立即站起一大片，手里嘴里还都是羊血羊蹄子，忙得不亦乐乎。酒宴这才算是真正达到了最高潮。

薛庆山忙活完这一套，肚子已经饿得呱呱乱叫。他环视一周，想找个桌子坐下，这时候却听见有个人叫他。

“庆山！这里！”喊他的是薛庆川。薛庆川个头小，缩在人群里一时还真难找。

薛庆山几步过去，众人已为他让开了一个空，拉了把树墩子权当座位。薛庆山一坐下，拿起筷子就夹了块带着肥腻羊油的羊肉放进嘴里。

“大伙别见笑，我实在是饿坏了！”

“不笑话才怪！城里人就这水平，胃口腐败得经不起考验喽！”薛庆川打趣：“怎么着？咱是不是让庆山先补上一茶碗？”

大家嘻嘻哈哈地表示同意。薛庆山却也不含糊，狼吞虎咽地边吃边将身边一大茶碗“金六福”仰脖干尽！

一桌人当即就爆出一阵“好！”来，直引得别桌上的人也往这边看。“金六福”度数虽不高，一茶碗也才三两三，但薛庆山历来的这份豪气让人看着舒服。其实薛庆山在城里很少喝酒，尽管酒量大，来请的也不少，但毕竟工作有禁令，身体也大不如前，而且醉酒的滋味实在难受，既难为老婆又怕吓着孩子。

可薛庆山就是忍不住在乡下老家“发挥”，每每有这种类似的场合，他一定不是喝多就是喝吐。一方面是他自己想喝，喜事嘛；另一方面，同时又是他想在乡邻之间显示自己的性格——多少年

了，我薛庆山还那样豪爽，一点儿都没变，不信你们从喝酒上就能看得出来！

但这一次，不知是因为喝得太急，还是薛庆山实在饿了，肚子里没东西，一碗白酒刚刚下肚，竟突然有股热辣辣的液体从胃里自下而上翻腾而起，直到喉咙。薛庆山想硬憋下去，但晚了，歪头间一口秽物已失控喷涌而出！

薛庆山自感太失面子，一边向众人道歉，一边吆喝远处端菜的薛波过来打扫收拾。

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桌子另一头传来：

“别喝急了，再大的酒量喝急了也伤身体！快喝口羊汤压压……”

薛庆山感觉这声音十分特别，是那种轻轻的、软软的，特别有乡下女人味儿的那种话音。寻声望去，他这才发现，原来这个桌面上坐的竟有一大半都是女人！除了薛庆川，另外几个男亲戚竟都不太熟悉！顿时感觉冒失大了。

薛庆山赶紧用大瓷勺子舀了一碗羊肉汤喝着，据说这羊肉汤最补胃黏膜。这话不假，几口下去，薛庆山感觉舒服多了。

他充满感激地抬头望向对面，有心无意地盯着刚才那个开口说话的女人。那女人看着跟自己年龄相仿，三十来岁，脸形是标准的鹅蛋脸，手臂、脖颈上的皮肤竟都挺白腻，要不是穿着有些暗淡，开口闭口是浓浓的乡音，说不定还以为是个县城人呢！

薛庆山心底生出几分隐隐的疑惑，这张脸怎么会看着似曾相识？声音又是如此与众不同？难道以前打过交道？为何现在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呢？

薛庆山一边对自己的记性不满，一边直截了当向女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怎么看着你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女人微微一笑，却看看旁边人的脸说：“你是贵人多忘事，你忘了你二妹结婚的时候我来过吗？俺老家婆家都是悬窝的，咱这一大桌子人除了你和庆川表弟都是悬窝来的！”

薛庆山依然一头雾水，二妹结婚好多年了，他早就忘记了都见过哪些人。

这时薛庆川哈哈大笑说：“得叫表侄女啊！还大你两岁呢！你长得多老相，人家当年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俊！”

女人听了更不好意思，却也笑得更开了，连忙说：“还俊呢，马上奔五十的人了都！”接着她又生怕薛庆山还不明白其中的关系，干脆详细地掰算起来。

“你大嫂不是俺悬窝的吗？我姓张，叫张叶美，管你大嫂叫亲姨！这下明白了吧？”

薛庆山听到这里，脑中立时云开雾散，更仿佛有一声惊雷在头顶轰然炸响！原来这个女人叫张叶美！

她还有个亲妹妹，叫张叶芬？！

“怪不得啊！”薛庆山满怀心事急迫地问，“我记得你还有个妹妹是吧？”

“记性也不差嘛！有一个，今天家里有点儿事，没来，我多吃点儿羊肉、羊汤就全代表了！”

薛庆山雨打芭蕉地发问：“她现在怎么样？几个孩子？都多大了？”

张叶美笑笑回答：“就那样，农村人除了在家务农还能干什么？她就落了一个闺女，十六虚岁了，头一个本来是儿，没养活……闺女刚上完初中，今年总算考上了县高中，可这年头学费贵得吓人……”

张叶美话题一说到学费上，好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桌子上引爆了，众人七嘴八舌就当前庄稼人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而此时，无论什么话题也再不能吸引薛庆山的注意力了。

他走神了。

## 4

张叶芬这个名字，像一本年久的老相册，掸去积尘，呈现给薛庆山的是久久的留恋和感慨。

十九年前，薛庆山刚刚转业，在家等待分配的那个夏天，大哥薛庆林的儿子薛波出生了。直到现在薛庆山还能清晰地记得波子满月时家里的热闹景象，远近村里的亲戚提着包袱、挎着笸子都来了，薛波当时是他们薛家的头棵男苗儿！薛庆山也还记得父亲弯腰站在老门框上热情迎客的场面——父亲满嘴的牙齿只剩下参差的几颗，脸上的皱纹密集而松散，花白的短发在夏风中像一堆扎眼的雪，可他脸上的笑却足足持续了一整天。

薛庆山就是那时候认识张叶芬的。尽管当时薛庆山发誓扫垃圾也要留在县城，不回薛家庄种地了，可当薛庆山第一眼望见张叶芬时，就愣了、傻了，连目光都直刺刺的不知道往回收。那年月哪有那么看女孩的？而张叶芬还不满十八岁，是跟着父母头一回到薛家庄，正是最最害羞的年龄，被薛庆山看得有些晕头转向。要不是薛庆山后来一系列友好而暧昧的讨好，兴许张叶芬能被薛庆山吓得掉头就跑！

一想到这些，薛庆山日渐逊色的记忆就显得格外清晰。那是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薛波满月那天，薛庆山遇到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女人。

薛庆山还能清晰地记得他那一天的所作所为，但是永远也搞不明白他为何会有那么多使不完的劲儿。薛庆山感觉那天自己像着了魔、中了蛊，眼前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张叶芬。

张叶芬，张叶芬，张叶芬。全是张叶芬。都是张叶芬。

张叶芬的小名叫红芬。

红芬有着一张鹅蛋形脸，雪白的皮肤像西山梁上白花花的太阳，眼睛不大不小，双眼皮，水汪汪的没有一丁点儿杂质，高高的鼻梁虽是倔强的，但人看上去只有羞涩和乖巧，还有一点点对薛



庆山火辣的目光渐渐流露出的勇气和心机。

红芬扎了两条马尾小辫子，一边一条，搭在一左一右的肩膀上。

红芬穿了一件深红色的的确良衬衣，下身是一截白裙子、绿凉鞋。

红芬像夏日里的一棵木棉，生得挺拔、开得绚丽；红芬像长风里的一朵百合，纯洁无瑕、楚楚动人。红芬的目光是那么的烫，红芬的小腿是那么的眩，红芬的身影是那么轻盈、那么翩跹，径直飞落到一个人的心底里去。

事隔多年，薛庆山仍然在心底承认，当年他在那个闷热的午后，彻彻底底地被张叶芬迷住了。他的眼睛太小，以至于只能装下一个张叶芬；他的心眼儿太窄，里面满满都是张叶芬。

薛庆山长这么大，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孩。

他该怎么办呢？他该怎么表示他的一见倾心呢？他不敢。他又很敢。他的所作所为全都乱套了，幸亏在他以为天崩地裂的那一天，在他发疯发飙的那一天，别人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思来注意他。

起初，张叶芬死死地跟着母亲在薛家老宅子里转来转去。薛庆山一会儿给她送糖，一会儿为她送花生，甚至还为她去门前的杏树上捉了一只响蝉来摘了翅膀递给她。而张叶芬也屡次遭到母亲的驱赶：

“去，去，别老跟着我，多大了？一边儿玩儿去！”

薛庆山忽然想起什么来，返身跑回屋子里，大热天的把一件橄榄绿军装穿上了。薛庆山幼稚的身影在人群里骄傲地走来走去，长辈们夸他长大了，成人了，兄弟们人人羡慕他有一身威武精神的绿军装。而最令他心花怒放的是，当张叶芬看到他一身戎装，潇洒来去的时候，眼睛里也有了敬慕的神色。

张叶芬离开母亲，混到他们这一帮兄弟姐妹们中来了。

那时候，二哥薛庆河也刚结婚，已经和他们划开了界限。薛庆山是唯一一个超过二十岁的孩子头。他领着两个妹妹，一大群兄